

“云”在飞

(报告文学)

□陈晔

一朵朵“云”嵌在菌棒上，一朵朵“蘑菇云”升起在荒凉的滩地。

从过年，没有下过一滴雨，河滩地草木蔫吧，靠天吃饭，没有了墒情，种什么什么不长。种什么才适合北方呢？

一座大山阴住的胳膊肘地，光照几个小时，打粮不行。守公路，来来往往，没人关注。乡亲们有地就行，年年种，年年不行。碰到不下雨，只能看着土地板结，草木枯萎。

少小离家老大回。一色柏油路，上下邻村的人进了小区之后，日日散步。四年前，这块胳膊肘地冒起来八个大棚。

叮叮当当，支起铁管架子，电焊弧光闪闪，架子立起，蒙上黑色防晒防雨布。谁也不知道干啥？土地流转，有了钱，也不心疼，户主保住收入，但建大棚的第一年赔了。路边弃可怜兮兮满身疮痍的菌棒，有人用三轮拉走入地作了肥。

里边种的是蘑菇。
山里雨天常起山蘑菇，菌类的山灵芝、地皮菜、“马皮泡”、树菇，我对蘑菇不陌生。来去匆匆，没进去看，8个大棚孤零零，铁门紧锁，蘑菇棚一角掀起，破破败败，创业者第一年投入十几万，赔了！

隐隐绰绰说了一个名儿，如山风刮了一下，没留下印象……

轰轰烈烈的“老乡菇”在保定市阜平县上堡村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。

“面对一门新技术。肯定要‘交学费’。哪能一干就挣钱的？”
他想了很明白。

二

端午，我回家。
西阜高速上，下起雨。中午抵家以后，天阴，不凉不热，又一阵雨。我和父亲走出小区向村庄正北散步。恰恰路过下甘岭村的胳膊肘滩地。

一出下甘岭老庙底，就望见8个大棚，大棚外停着两辆面包车，远见几个妇女在装箱，有两个坐板凳上分拣。每个大棚有三排，深二十几米，只听见说话的声音。有点儿“空山人语响”的意境。正值蘑菇出棚，没人理会我进来。

“哥，你回来了？”
我辨不清眼前搬香菇的和我说话的是谁？

少小离家，我走的时候他们七八岁，一转眼都是后生。

一点儿小时候的模样也看不出来。父亲说是云云，你宝生叔家的。
我这才想起他是谁。迅速与脑海中他的父母对上号。
我们两家都住白洋沟门口，一个坡上，一个坡下。

他的父亲是李满爷爷家的三儿子。我搬过来和爷爷奶奶住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宝生叔二十几岁，干干净净，大闺女似的。他常去村口泉水汪挑水，而我则是和妹妹抬水。抬水不太远，妹妹走不动，我就挑半桶。路上遇到，我们会打招呼。他去北京打了几年工，再回来，人更干净、讲究。不久，他结婚了。搬到村中另住，与父母分了家。

他妈妈，我们叫婶子，因为家距离山西近，口音是山西，大家都唤她老西儿，老西儿代替了她的名字。她爱笑，属于单纯纯的那种，小孩子们爱串门，去了她家，没有轰赶过我们，他的父母在我们印象里很好。

年岁小的妈妈，抱着他爱在街上出出进进，他的名字起得也很普通：云云。我到外地上学上班后，回家少了。

2005年，父亲说你宝生叔没了，这一年，云云在青岛上中专。五年后，老西儿婶子没了。那年，他刚刚结婚，他的弟弟二云8岁。失去双亲，弟弟还得抚养。

这两个孩子始终在我脑海里悬着。
常年在外，我回家的次数很少，为了生计，他搬到了城里住，跑运输，弟弟在城里一所学校上学……

在刚搬过去的几年，他们的日子是艰难的。县城不比家里，没有自己的菜园和地，什么都得买。他像上了发条一样干，找亲戚朋友凑了点儿钱，买了辆车跑运输，先解决一家人的生活、弟弟的学费，不管怎么说，父母不在了，要供他上完学。爱人贤惠，悉心照料弟弟，他则拼命干活儿。跑运输好在，哪怕今天家里一分钱没有了，出去跑一天，就能挣回钱。

劳动，让他有能力担负起家庭的责任；劳动，也让生活慢慢好转。

村里的人说云云勤快，云云有礼貌。见了长辈总是主动打招呼。

我和他一起去大柳树村的公司交蘑菇，他的一言一行总是文文明明、稳重，有自己的思想……

三

“不是跑运输，怎么又养蘑菇？”
“生活！”

毕业后，云云学了汽车驾驶。
19周岁，宝生叔，他父亲的去世让还是少年的他一下“成熟”了。他父亲虽然是个靠天吃饭的农民，经济上不一定帮多少，可以种地养家，精神上是支柱。他妈妈是农村妇女，单纯纯，没出过远门。宝生叔，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，心疼她，没让她去过一天地里。连个谷和莠也分不清，山里坡地岗地多，她拿不动锄头镰刀。云云的妻子是外县、平原上的人，打工时认识跟他回了山里。还没享受多少幸福生活。婆婆因病去世，弟弟要抚养，结婚和给妈妈看病落下债务要还，而且他也准备要自己的孩子。

这些，都是要经济支撑的。
他和爱人带弟弟离开了上堡村来县里，先是租房。父母去世，兄嫂如父母，给弟弟找了学校。爱人在家做饭照顾弟弟，他开始跑运输。从县城到省会，最多的时候，一天跑三趟。只要有活儿就跑，三趟来回就是1000元。开车是个辛苦事儿，关键是当时的路还不好走，路面坑坑洼洼，没有修通高速，遇到雨水天气，成了烂泥沟。遇到堵车，一堵几个小时。饿了，咬口芝麻烧饼，这东西香咸可口，也便宜扛饿。渴了，车上有开水壶，自己烧的开水，也是为省钱。

几年后，他凭着劳动还清了外债，在县城买了房，供养弟弟上了高中，又考上大学，毕业后到北京打工。

个人的两个孩子也相继大了，上学读书。为了学到更多知识，也报了多个学习班。妻子找了份工作，夫妻两个用劳动收入支撑5口之家。最困难的几年，过年时再困难，他们也要给弟弟买新衣服，穿上一身新衣服过年，让九泉之下的父母安心。弟弟大了，弟弟的“大”是要结婚娶媳妇，买房买车，这些都是做哥哥要考虑的。父母不在，这是长兄责任。

在弟弟上完学有了工作之后，他的压力有所减轻。但是，随之而来的是成



云云在分拣蘑菇。

家，乡村振兴让他 在压力中看到了机会。

他的目光盯上了县里兴起的老乡菇。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他想着在家流转土地弄大棚养蘑菇。长期跑运输，颈椎肩膀总不舒服，他还是希望在土地上创业，做一名新农人。

他跟着别人干了两年，养了两年蘑菇。因为有文化，掌握了技术，自己流转土地，投资十几万盖起8个大棚。但，第一年因为经验不足“交了学费”，赔了！他意识到自己干和跟别人干完全是两码事儿。

他开始总结原因。吃饭时，端着碗常发呆。爱人用手捅捅他，“怎么了？”
“我，还要养蘑菇！”
“赔了，还不长记性？”

“从哪里跌倒，从哪里爬起来！”
他在苦恼中寻找出路，找县里养蘑菇的技术专家请教。最终，意识到集体的力量，他加入县里专门养蘑菇的公司，解决了市场和销售，不再受制于市场。他只管生产，一心一意养菇、管理大棚……

“哥，蘑菇养时间长了，有感情，就像咱们对村庄的感情一样！”
春天的时候，他整伤好大棚，从公司买回菌棒，按照科学养蘑菇一板一眼地养蘑菇。看着，小蘑菇们一天天冒出来，可可爱爱，像婴儿一样！

四

凌晨4点多，斑鸠和杜鹃就此起彼伏开始歌唱。

蘑菇棚外满满的鸟鸣。声音传到胳膊肘地的山湾湾，被山拦了回来，蘑菇们兴奋得一夜没睡。潮湿和雨水天气，蘑菇们一个 一个往外“顶”，蘑菇就得紧着下架。

他老早就来了。
观察大棚里蘑菇的颜色，根据颜色变化，调节 里面的湿度。也会一行行走一遍，像“间苗”一样，为蘑菇们“间”一下，留下主要的，让它长成一级菇。
一个人忙不过来！

请来了村里的妇女们，一小时10元，摘得越多，挣得越多。土地流转后，家里没有什么事儿。她们能守着家门口挣钱。远处来的，中午不能回去。他买来米、面、油、肉和蔬菜，亲自下厨，中午大家在这吃一顿家常饭。

云云要去公司交货。他从冷库里往外搬蘑菇，我坐着他的车一起去他们公司交货。公司统一收购，有多少要多少，不用他为市场操心。

云云忙，在海拔几百米的蘑菇棚。他一个人担负多个“角色”：司机、搬运工、业务员、维修工、技术员，市场不用跑了。家里的一切由贤内助包了。他把所有精力放在了蘑菇上。

“自己会，可以少一个人工。毕竟刚刚开始！”

云云已经是党员了。做过村里信息员。村里的事情，他也在做，有需要

就跑前跑后。流转的土地，经过盖大棚种植蘑菇，见到了收益，带动了村民致富和就业。

外地有建好的棚，直接交租金就行，省心还不操心。他想着自己村，建大棚需要人干活儿。在自己村，让自己村人把钱挣了。

“云云建了大棚，我守着家能挣零花钱。”

张改香，爱人有病，长期吃药，二女儿上大学。她早晨5点就来了，劳动让她们有了收益。张贵金，爱人邓三章不能出去打工，她在蘑菇棚上班，家里有了零花钱；陈玉金、张小燕，这些村里的家庭主妇，在做好家务后，到蘑菇棚上会儿班，有收入，两不耽误！

“歇着也是歇，摘摘蘑菇锻炼身体，还能有零花钱！”

“听说，县百货有了好看的衣服？”
“等这个月开了工资，咱们进一趟城，哪个时候，咱买哪个？”

一边采蘑菇，一边说话，不觉得累，有时还能快活笑几声。
蘑菇们听着、感受着她们的快乐！有几个和云云妈年岁不相上下，如果云云妈活着，看着云云的蘑菇棚，该是多么自豪和幸福！

她们结伴而来，骑着电动车，像风一样疾驰在路上。到了蘑菇棚里干几个小时。干完了，顺便到自己菜园里摘上菜，饭也不耽误。菜园里黄瓜已经结上，她们会摘下几根，用水管冲洗了，递给对方，身边蔓延起浓浓的黄瓜味。

这是小时候的味道，只有乡土才有。我似乎理解了云云，为什么回家建大棚养蘑菇，他是在感恩这片乡土。建和他妈妈生活过的姐妹们也能挣到一份工资。蘑菇熟的时候，他会掰下一些一等的蘑菇，送给村里一些上年岁的老人，他一个人忙里忙外，顾不上，就对年轻一点儿的人说，你们去蘑菇棚里采蘑菇吃吧。

黄昏，张改香的丈夫社平在熬草药。改香去蘑菇棚干活儿，他在熬药后准备做晚饭，等她采蘑菇回来就能吃上饭。

翻开县志，在牺牲烈士的一章里，有云云三爷爷的名字。牺牲在朝鲜战场。他是烈士的后代……我问他知道这事儿吗？

他说知道。
在去大柳树村返回的路上，云云对我说了自己的设想：“哥，我想多再建几个蘑菇大棚，让更多的人来干活儿，不用出去打工，不出村就能挣到钱。再有了资金，包几道沟，种上樱桃……”

我听了，十分感动。这个用个人劳动，把自己干得养大的后生，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，要在自己的家乡干一番事业，让自己的村庄真正成为金山银山！

远处，蓝蓝的天上，白云一朵一朵，像蘑菇在涌动，大的小的赶集一样奔向远方……

夏日炎炎，河北省会石家庄，尽管是北方城市，也被滚滚热浪层层裹挟，空气中弥漫着燥热的气息。然而，130余公里外太行山深处的驼梁，却是一片清凉的世界。这里山峦叠翠，溪水潺潺，仿佛是大自然特意为人们开辟的一处避暑胜地。趁着周末，我与几位好友驱车前往，开启了一段夏日寻凉之旅。

驼梁位处河北省西部的平山县，是太行山的一脉。车子沿着山间公路缓缓上行，窗外的景色逐渐从平原的单调变为山区的丰富。远处的山峰如驼峰般起伏，近处的树木郁郁葱葱，不时有几只鸟儿从林间飞过，留下一串清脆的啼啭。同行的老张就是客居石门的本地人，他指着前方的一座山峰说：“那就是驼梁的主峰，海拔2000多米，山顶常年云雾缭绕，像是仙境一样。”

抵达山脚下的村庄时，已是午后。提前订好的民宿老板热情地在门口迎我们，安排我们住进了一座干净整洁的小院。院子里种满了花草，墙角还搭了一个葡萄架，藤蔓上挂满了青翠的葡萄，让人忍不住想摘下一串尝尝。老板笑着说：“这些都是自家种的，纯天然，没污染，随便尝。”我们放下行李，稍作休息，便迫不及待地开启了探索之旅。

驼梁的夏日，美得让人心醉。山间的空气清新湿润，夹杂着草木的芬芳，深吸一口，仿佛能洗净肺腑的浊气。沿着一 条蜿蜒的小路向上，两旁是茂密的树林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地上，形成斑驳的光影。偶尔有几只松鼠从树上窜过，机灵地打量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。老张指着路旁的一株植物说：“这是野生的黄芩，我们这儿的中药材很多，山里人常采来泡茶喝，清热解暑。”

走到半山腰，一条清澈的溪流呈现在眼前。溪水从山涧中奔流而下，发出悦耳的哗啦声。我们脱下鞋袜，赤脚踩进溪水中，冰凉刺骨的感觉瞬间从脚底传遍全身，驱散了夏日的燥热。这么凉的水可不敢久沾，走了几步赶紧出水，又穿上了鞋袜。溪边有几块平整的石头，我们坐在上面，听著水声，看着远处的山峦，仿佛时间都慢了下来。忽然发现前面不远处的溪流浸着几个碧绿的大西瓜，坐在一旁喝着茶水的瓜老板热情地招呼：“尝尝吧，这是俺们村里人自己种的西瓜，甜不掉牙不要钱。”我们卖了一个，切开，一股纯正的西瓜味直浸鼻息。果然，天然“冰镇”西瓜的甜爽与山间的清凉相得益彰，让人回味无穷，精神倍增。

傍晚时分，我们回到民宿。老板早已准备好了晚餐，桌上摆满了当地的特色美食。有小葱拌豆腐，清香爽口；有柴鸡炖蘑菇，汤汁浓郁；还有手工做的饅饅，配上自制的酱料，味道鲜美……老板介绍说：“这些菜都是自家种的，鸡是散养的，蘑菇是山里采的，绝对绿色健康。”我们一边吃，一边听老板讲述村里的故事。他说，这些年，政府大力支持乡村旅游，村里修了路、建了民宿，游客越来越多，村民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。

晚饭后，我们坐在院子里乘凉。夜风轻拂，带来阵阵花香。抬头望去，满天繁星闪烁，像是撒在黑色天鹅绒上的钻石。老张指着天空说：“你们看，那是北斗七星，我们山里人常靠它辨方向。”我们聊着天，喝着老板泡的酸枣茶，感受着山居的宁静与美好，好不惬意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决定登顶驼梁。清晨的山间，雾气缭绕，仿佛置身于仙境。沿着石阶向上，四周是茂密的森林，偶尔有几声布谷鸟的叫声传来，打破了山间的寂静。登上山顶，视野豁然开朗。远处的山峰连绵起伏，云雾在脚下流动，仿佛伸手就能触到天空。老张指着远处的一片村庄说：“那是我们的村子，以前穷得很，现在靠着旅游，家家户户都过上了好日子。”

站在山顶，我深深感受到驼梁的魅力。这里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，还有淳朴的民风和幸福的生活。这一切，离不开国家的政策支持和村民的辛勤努力。正如民宿老板所说：“现在的生活，以前想都不敢想。感谢党和政府，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。”

驼梁之夏，不仅是一次身体的避暑之旅，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。在这里，我感受到了自然的馈赠，也感受到了时代的脉动。这片土地，不仅美在山水，更美在人心。愿驼梁的夏日，永远清凉；愿这里的人们，永远幸福！

繁星

夏风如诗

□杨丽丽

蝉鸣咬碎午后的寂静时
邮差把黄昏叠进信笺
你的指尖掠过青藤，每片叶子
都在抖落未寄出的诗句

云絮在天际铺开宣纸
蜻蜓蘸着晚霞调色
我收集所有流动的光影
装订成会呼吸的诗集

风翻过晾衣绳上的白衬衫
褶皱里藏着海浪的私语
蒲公英载着星子启程
而你途经之处，万物都成韵脚

月光在窗台上研磨
我蘸着夜露书写
夏风将墨迹轻轻吹干
字句便在银河里游弋

或许每个摇晃的枝丫
都是诗歌的分行
当蝉鸣再次漫过屋檐
我们已合著完一整个夏天

心路

夏日炎炎，蝉是乡野间一幅幅灵动的水墨丹青。

烈日下，那一声声蝉鸣，又仿佛是村头巷尾悠扬的抒情诗。

这小小的精灵，自古便是家乡人口耳相传的老故事，带着几分神秘、几分欢喜，萦绕心头。

蝉儿分雌雄。林间引吭高歌的是雄蝉，它是蝉蛹蜕变出的“歌唱家”。而雌蝉则默然无言，乡亲们管它叫“哑巴鸡”，意指它不声不响。

说起来，文人墨客也格外偏爱这鸣蝉。他们吟诗作画，把它的神韵娇姿融入笔墨。大画家张大千夏日在屋外听见蝉声，忽来灵感，提笔画了一幅《翠柳鸣蝉》。画罢，拿给齐白石先生赏鉴。齐老细细看后，轻轻提醒道：“老弟啊，那歇在柔软柳条上的鸣蝉，脑袋该是朝下的。你若有空，不妨去柳林里瞧瞧？”

张大千听了，半信半疑。他悄悄走到田边柳树下，抬头一看，那伏在粗硬树干上的蝉，果然个个脑袋向上。再定睛瞧那垂挂的细软柳条上，爬着的蝉儿，可不都清一色地头朝下嘛！这一看，他心头豁然开朗，对齐老细致地观

察真个服气。这个文坛佳话，把小小蝉儿的妙处，连人们对它的喜爱，轻轻巧巧地说了个透。

蝉的幼虫，学名蝉蛹，有的地方唤作“知了猴”。在我的家乡，祖祖辈辈都叫它“老孤蛹”。

这名号细品起来，真个贴切。其一，蝉蛹模样略显笨拙，动作慢吞吞，有股老态；其二，它生来就是孤儿，性情孤僻，一蛹独守一穴，透着孤字真意；其三，说到根上，它确实确实是蝉之蛹。乡音喊它一声“老孤蛹”，蛹的出身、形貌、秉性就全在里面了。

老孤蛹的身世，自带着几分玄妙。它的雌雄双亲，在完成产卵使命的瞬间，便从枝头悄悄遁去，不留一丝踪迹。留下那些附着在枝条上的卵籽，直到被风雨吹落泥土。

因此，这小小的蝉蛹，呱呱坠地（或者说坠土）便是孤零零一个，既不知母爱温暖，也未尝父爱滋味。

蝉趣

□沈五群

它甚至没有寻常的口舌，仅凭一根纤细的吸管，吮吸着树根的汁液。它靠着命里的韧劲，在暗无天日的地底深处挖掘一穴安身，孤独地守候。这一守，约莫就是4个寒暑。地下的清冷与寂寞，可想而知。

最叫人惊奇的是，每每临近夏至，黄昏薄暮时分，数不清的老孤蛹仿佛听从了无声的号令，会不约而同地拱开泥土，钻出黑暗。那一刻，出土的密集与准时，简直像一场不可思议的仪式，是大自然留给我们的一个谜。

童年夏日的傍晚，便是我心头最深的烙印。最大的乐事，就是和小伙伴们去捕捉这些刚刚破土的老孤蛹。

夕阳还未完全沉入西山，我们这群小雀儿便已在村口那棵老树下聚齐。沿着村边那条蜿蜒曲折的小河，我们蹦跳着、说笑着，钻到河岸翠柳垂杨的浓荫里，屏息静待泥土的松动。

然而，寂静的草丛里，也藏着另一